

古人吃什麼

《水滸傳》中常見梁山好漢招呼小二「先切兩斤熟牛肉，打一角酒來」，然後大塊吃肉大碗喝酒。也許是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英雄好漢的緣故，《水滸傳》裏寫「飯」不多，倒是逢吃必有酒。「酒者，天之美祿」，據說四千年前中國就有了「酒」，有酒自然就有飲酒，雖然《酒誥》告誡周人不得聚飲，並且以飲酒為商人亡國的罪名之一，然而聚飲（酒）之風延續至今——無酒不成席囉。

古人今人都喝酒，那麼主食呢？據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食物遺存，可知漢代人的吃食主要有稻、大麥、小麥、黍、稷、大豆、赤豆等。早期中國人吃這些農作物仍以粒食為主，到了中古時代則開始將麥類「磨研成粉，製為麵食」，此時「以麵粉製作的食物，通稱為餅」，《諸葛亮別傳》中有「孫權常饗蜀使費禕，停食餅，索筆作《麥賦》……」可見當時「餅」之流行。

隨着唐朝「國際」交往的增加，古人吃食中自漢代就開始引入的西域品種此時又有所擴大，胡餅、茄子、芝麻、羊乳酪和葡萄酒進入中原，豐富了唐代人的飲食範圍。宋元直至明清，食物種類日趨擴大，烹飪手法也更見講究，這使古人的吃食越發精緻，主要菜系即有八大（川、粵、魯、湘、蘇、閩、浙、徽），招牌菜難以計數。宋代除了綠林豪傑喜歡的粗放型肉肉，還有蘇東坡發明的做工細緻的「東坡肉」「東坡豆腐」和「東坡羹」，不過要說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」，那恐怕還得到明清之際，《紅樓夢》中一道茄蕪，讓劉姥姥甚覺詫異：「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」——殊不知茄子能「跑出這個味兒來」，皆因此菜食材和做工都要求極高：茄子須是淨肉，「切成碎釘子，用雞油炸了」，再雜以雞脯、香菌、新筍、蘑菇、五香豆腐乾、各色乾果，「都切成釘兒，拿雞湯煨乾了」，香油槽油一收一拌，密封在瓷罐子裏，吃的時候拿出來「用炒的雞瓜子一拌」，才算完成。

古人吃什麼？今天看來「吃」的都是歷史和文化。



過眼錄 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開年熱播大劇《繁花》雖已由終落幕，坊間評論卻依然餘音繞樑。劇中所展現的上海灘獨一無二的文化氣質和腔調韻味，不僅讓一眾上海人直呼「老扎勁了」，就連筆者這種曾經在滬求學生活過的也頗有共鳴。

經由《繁花》的上映，搖曳在時間光影中的上海老建築再度走進公眾視野。和平飯店所在的萬國建築群自然是氣派不凡的風景線，但其實最迷人的上海風情都藏在老洋房裏。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件華麗的旗袍，那麼洋房必然是旗袍上最精緻的盤扣。梧桐葳蕤、綠蔭如蓋的馬路盡頭，時常掩映着幾座古樸懷舊、典雅大氣的老洋房，當中瀰漫着的咖啡香氣，氳氳着的淡黃燈光，飄盪着的悠揚琴聲，總能引發無限遐想。沒有人說得清楚它們的背景，只知道大歷史和小人物曾在這裏偶然交匯，如今它們靜默在風塵中，留下的卻是道不盡的唏噓。

此等氛圍長期薰陶下，上海人對雅緻的追求幾近無以復加。筆者在滬求學時，上海人的居住條件尚未得到普遍改善。但不管是住在弄堂裏還是睡在亭子間，女孩出門冬穿廓形大衣，夏穿吊帶背心，又美又瀟；上了年紀的叔叔身著挺闊有型的三件套，別上小方巾，儒雅至極。秉持着「回家醬油泡飯，出門皮鞋要亮」的觀念，上海人即使山崩於前亦不可亂了一根頭髮絲。了解這一點，疫情封控期間上海的核酸檢測現場儼然成了時尚秀場，也便不足為奇。

這種不湊合、不將就，衍伸到為人處世上，便形成了上海人精明機敏的獨特個性。他們保有不卑不亢的氣度，維持不遠不近的關係，識邊界、知分寸、懂進退，做人做事都留有餘地，但在關鍵時候也不乏血性和情義。筆者一位大學同學，在校期間獨來獨往，與大家關係疏淡，多年之後孑然一身突遭厄運，一度生活難以自理。幾位上海同學毫不猶豫伸出援手並長期輪流予以照料，不計得失之開闊格局，令人欽佩不已。

或許這就是「魔都」的魅力，那說不清道不明的腔調，有時像大閘蟹裏的黃，有時是小籠包裏的湯，有時又成了紅燒肉裏的糖。繁花在這裏綻放，時光在這裏輾轉，一千人眼中有一千種模樣。

最近，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首部電視劇《繁花》在內地熱播，短短三十集的劇集，共選用五十七首歌曲，且絕大部分選擇原唱版本，這在國產電視劇中是罕見的。在劇中出現過的歌曲，不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曲，包括：張學友的《偷心》、王菲的《執迷不悔》、王傑的《安妮》和《你是我胸口永遠的痛》、陳百強的《一生何求》等。

《偷心》是張學友一九九四年推出的同名音樂專輯的主打歌，因劇集《繁花》的熱播，讓這首三十年前的老歌，撫平歲月風霜，重新來到聽眾面前，在網易雲的播放量大增，在QQ音樂更躡升至榜首。進入QQ音樂，你或會發現同一時間竟有四五千人在線，被同一首歌「偷心」。有不少網友表示，因為看了《繁花》十四集，特別來聽這首歌。

事實上，一曲《偷心》，在《繁花》前後出現兩次，都與胡歌飾演的

飛正傳》抑或《花樣年華》，以至武俠功夫電影《一代宗師》，王家衛都以色彩展現鏡頭，骨子裏其實是文藝結晶。阿飛旭仔說：「你和我在一起，因為你，我會記住這一分鐘……」這些對白並不人性化，但由王家衛塑造的角色說出卻不突兀，反而營造一種超現實的浪漫質感。即使是詠春的武俠宗師，在酒樓與對手打鬥亦能產生惹人遐思的場面。王導演能將現實世界美化和浪漫化，但同時展現人性心底的渴求和慾望。

香港以至世界各地戲迷，對王家衛的電影作品都不會陌生。不論《阿

金宇澄獲獎小說《繁花》，以風雲變色的上海為故事場景，將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時空交錯並置。《繁》的舞台劇版本自二〇一八年起風靡各地觀眾，電視劇版最近終於問世，最大看頭就是電影導演王家衛首度拍攝電視劇，製作經年，千呼萬喚，無論內容和手法都成為熱話。到底王家衛怎樣將故事中的阿寶變成寶總？

香港以至世界各地戲迷，對王家衛的電影作品都不會陌生。不論《阿

程遠，腿累。」我們二老幾次想走去新津河入海口看看，但在碧道上悠悠看景，從五礦綠城走到香域水岸再至江心小島就感覺累了，即轉頭回府，這一來回已是一萬步。

以新津河段為例，碧道建有騎行道和步行道，道旁寬闊休閒區另闢小徑。坐在我家觀景陽台居高俯瞰，魚翔淺底看不到，但成群白鷺在銀光閃爍的河面玩耍是很好看的。

那日去按摩，與一位小哥攀談：「職業造成勞損？」「不是，昨沿碧道從東海岸騎車去潮州，路

紅塵記事 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可公子哥總有公子的脾氣，畢業之前，又是一個擲串酒後的夜晚，他叨着一根煙，攙着我肩膀，「兄弟，我認識了一個網友，我感覺跟她蠻合拍，實在不好意思，就不跟你做室友了，之後咱們香港再聚。」

工作多年，我似乎意識到，有些人相聚就是為了分離。自從來港之後，我跟他就只剩下朋友圈的聯繫，微信聊天紀錄也停留在了多年之前。看他朋友圈，他似乎與網友並未長久，畢業之後，他回到了家鄉的小城市，逐漸發福，逐漸「社會」，似乎也不再會出現在我的世界裏。

說出了「我也要去香港讀書」時，我心中是欣喜而雀躍的。畢竟能在香港與大學同學共同奮鬥，足以令人期待。那時我們也早早約好，去到香港要一起做室友。

最近短視頻平台頗流行的是「回訪」，最出名的話題莫過於「那些高考考得最好的人，如今活得怎樣」，視頻作者是一位來自東北的重點高中十年前的畢業生，恰巧與我年齡相仿。他的同學有高考狀元，也有大網紅，這些優秀的畢業生大多成功地「殺出」了小城市，來到北上廣深，過着行業不同，卻大多「社畜」的生活。轉眼我來港也已經多年，當年一起來香港「漂着」的同學如今過得又怎樣？順着記憶思緒，我第一個想到的，是許久未聯繫的T同學。

T同學是我大學的朋友，文科專業的男生本就鳳毛麟角，從南方來到北方城市讀書的更是少之又少，在大學時候，T同學曾經也是擲串喝酒打球的「好基友」。他在大學的人設一直是多金的「花花公子」，十多年前，當他在一次網吧熬夜之後，隨口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 逢周二見報

上海腔調

念，上海人即使山崩於前亦不可亂了一根頭髮絲。了解這一點，疫情封控期間上海的核酸檢測現場儼然成了時尚秀場，也便不足為奇。

這種不湊合、不將就，衍伸到為人處世上，便形成了上海人精明機敏的獨特個性。他們保有不卑不亢的氣度，維持不遠不近的關係，識邊界、知分寸、懂進退，做人做事都留有餘地，但在關鍵時候也不乏血性和情義。筆者一位大學同學，在校期間獨來獨往，與大家關係疏淡，多年之後孑然一身突遭厄運，一度生活難以自理。幾位上海同學毫不猶豫伸出援手並長期輪流予以照料，不計得失之開闊格局，令人欽佩不已。

或許這就是「魔都」的魅力，那說不清道不明的腔調，有時像大閘蟹裏的黃，有時是小籠包裏的湯，有時又成了紅燒肉裏的糖。繁花在這裏綻放，時光在這裏輾轉，一千人眼中有一千種模樣。

最近，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首部電視劇《繁花》在內地熱播，短短三十集的劇集，共選用五十七首歌曲，且絕大部分選擇原唱版本，這在國產電視劇中是罕見的。在劇中出現過的歌曲，不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曲，包括：張學友的《偷心》、王菲的《執迷不悔》、王傑的《安妮》和《你是我胸口永遠的痛》、陳百強的《一生何求》等。

《偷心》是張學友一九九四年推出的同名音樂專輯的主打歌，因劇集《繁花》的熱播，讓這首三十年前的老歌，撫平歲月風霜，重新來到聽眾面前，在網易雲的播放量大增，在QQ音樂更躡升至榜首。進入QQ音樂，你或會發現同一時間竟有四五千人在線，被同一首歌「偷心」。有不少網友表示，因為看了《繁花》十四集，特別來聽這首歌。

事實上，一曲《偷心》，在《繁花》前後出現兩次，都與胡歌飾演的

飛正傳》抑或《花樣年華》，以至武俠功夫電影《一代宗師》，王家衛都以色彩展現鏡頭，骨子裏其實是文藝結晶。阿飛旭仔說：「你和我在一起，因為你，我會記住這一分鐘……」這些對白並不人性化，但由王家衛塑造的角色說出卻不突兀，反而營造一種超現實的浪漫質感。即使是詠春的武俠宗師，在酒樓與對手打鬥亦能產生惹人遐思的場面。王導演能將現實世界美化和浪漫化，但同時展現人性心底的渴求和慾望。

香港以至世界各地戲迷，對王家衛的電影作品都不會陌生。不論《阿

程遠，腿累。」我們二老幾次想走去新津河入海口看看，但在碧道上悠悠看景，從五礦綠城走到香域水岸再至江心小島就感覺累了，即轉頭回府，這一來回已是一萬步。

以新津河段為例，碧道建有騎行道和步行道，道旁寬闊休閒區另闢小徑。坐在我家觀景陽台居高俯瞰，魚翔淺底看不到，但成群白鷺在銀光閃爍的河面玩耍是很好看的。

那日去按摩，與一位小哥攀談：「職業造成勞損？」「不是，昨沿碧道從東海岸騎車去潮州，路

紅塵記事 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可公子哥總有公子的脾氣，畢業之前，又是一個擲串酒後的夜晚，他叨着一根煙，攙着我肩膀，「兄弟，我認識了一個網友，我感覺跟她蠻合拍，實在不好意思，就不跟你做室友了，之後咱們香港再聚。」

工作多年，我似乎意識到，有些人相聚就是為了分離。自從來港之後，我跟他就只剩下朋友圈的聯繫，微信聊天紀錄也停留在了多年之前。看他朋友圈，他似乎與網友並未長久，畢業之後，他回到了家鄉的小城市，逐漸發福，逐漸「社會」，似乎也不再會出現在我的世界裏。

說出了「我也要去香港讀書」時，我心中是欣喜而雀躍的。畢竟能在香港與大學同學共同奮鬥，足以令人期待。那時我們也早早約好，去到香港要一起做室友。

最近短視頻平台頗流行的是「回訪」，最出名的話題莫過於「那些高考考得最好的人，如今活得怎樣」，視頻作者是一位來自東北的重點高中十年前的畢業生，恰巧與我年齡相仿。他的同學有高考狀元，也有大網紅，這些優秀的畢業生大多成功地「殺出」了小城市，來到北上廣深，過着行業不同，卻大多「社畜」的生活。轉眼我來港也已經多年，當年一起來香港「漂着」的同學如今過得又怎樣？順着記憶思緒，我第一個想到的，是許久未聯繫的T同學。

T同學是我大學的朋友，文科專業的男生本就鳳毛麟角，從南方來到北方城市讀書的更是少之又少，在大學時候，T同學曾經也是擲串喝酒打球的「好基友」。他在大學的人設一直是多金的「花花公子」，十多年前，當他在一次網吧熬夜之後，隨口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 逢周二見報

老歌「熱搜」

最近，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首部電視劇《繁花》在內地熱播，短短三十集的劇集，共選用五十七首歌曲，且絕大部分選擇原唱版本，這在國產電視劇中是罕見的。在劇中出現過的歌曲，不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曲，包括：張學友的《偷心》、王菲的《執迷不悔》、王傑的《安妮》和《你是我胸口永遠的痛》、陳百強的《一生何求》等。

《偷心》是張學友一九九四年推出的同名音樂專輯的主打歌，因劇集《繁花》的熱播，讓這首三十年前的老歌，撫平歲月風霜，重新來到聽眾面前，在網易雲的播放量大增，在QQ音樂更躡升至榜首。進入QQ音樂，你或會發現同一時間竟有四五千人在線，被同一首歌「偷心」。有不少網友表示，因為看了《繁花》十四集，特別來聽這首歌。

事實上，一曲《偷心》，在《繁花》前後出現兩次，都與胡歌飾演的

飛正傳》抑或《花樣年華》，以至武俠功夫電影《一代宗師》，王家衛都以色彩展現鏡頭，骨子裏其實是文藝結晶。阿飛旭仔說：「你和我在一起，因為你，我會記住這一分鐘……」這些對白並不人性化，但由王家衛塑造的角色說出卻不突兀，反而營造一種超現實的浪漫質感。即使是詠春的武俠宗師，在酒樓與對手打鬥亦能產生惹人遐思的場面。王導演能將現實世界美化和浪漫化，但同時展現人性心底的渴求和慾望。

香港以至世界各地戲迷，對王家衛的電影作品都不會陌生。不論《阿

程遠，腿累。」我們二老幾次想走去新津河入海口看看，但在碧道上悠悠看景，從五礦綠城走到香域水岸再至江心小島就感覺累了，即轉頭回府，這一來回已是一萬步。

以新津河段為例，碧道建有騎行道和步行道，道旁寬闊休閒區另闢小徑。坐在我家觀景陽台居高俯瞰，魚翔淺底看不到，但成群白鷺在銀光閃爍的河面玩耍是很好看的。

那日去按摩，與一位小哥攀談：「職業造成勞損？」「不是，昨沿碧道從東海岸騎車去潮州，路

紅塵記事 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可公子哥總有公子的脾氣，畢業之前，又是一個擲串酒後的夜晚，他叨着一根煙，攙着我肩膀，「兄弟，我認識了一個網友，我感覺跟她蠻合拍，實在不好意思，就不跟你做室友了，之後咱們香港再聚。」

工作多年，我似乎意識到，有些人相聚就是為了分離。自從來港之後，我跟他就只剩下朋友圈的聯繫，微信聊天紀錄也停留在了多年之前。看他朋友圈，他似乎與網友並未長久，畢業之後，他回到了家鄉的小城市，逐漸發福，逐漸「社會」，似乎也不再會出現在我的世界裏。

說出了「我也要去香港讀書」時，我心中是欣喜而雀躍的。畢竟能在香港與大學同學共同奮鬥，足以令人期待。那時我們也早早約好，去到香港要一起做室友。

最近短視頻平台頗流行的是「回訪」，最出名的話題莫過於「那些高考考得最好的人，如今活得怎樣」，視頻作者是一位來自東北的重點高中十年前的畢業生，恰巧與我年齡相仿。他的同學有高考狀元，也有大網紅，這些優秀的畢業生大多成功地「殺出」了小城市，來到北上廣深，過着行業不同，卻大多「社畜」的生活。轉眼我來港也已經多年，當年一起來香港「漂着」的同學如今過得又怎樣？順着記憶思緒，我第一個想到的，是許久未聯繫的T同學。

T同學是我大學的朋友，文科專業的男生本就鳳毛麟角，從南方來到北方城市讀書的更是少之又少，在大學時候，T同學曾經也是擲串喝酒打球的「好基友」。他在大學的人設一直是多金的「花花公子」，十多年前，當他在一次網吧熬夜之後，隨口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 逢周二見報

《繁花》電視劇

《繁花》電視劇主要講述阿寶於九十年代，如何在大上海叱咤風雲。除了寶總之外，劇中大部分男性角色都是范總、魏總、張總。在當時改革開放經濟澎湃起飛的年代，商業世界就是一個江湖，王家衛將上海黃河路各飯店轉化成各門各派的地盤，角色們醉生夢死，既為自己亦為推動時代巨輪而奮鬥。三十集《繁》劇其實相等於一齣大約二十小時的長篇電影，全劇都以電影手法拍攝，鏡頭較零碎急速而變化多端，場景轉換頻

繁，有別一般電視劇以固定場景及正面向觀眾為主。《繁》的鏡頭光學色彩繽紛，不單以黃河路各飯店的霓虹燈招牌為光源，即使是室內場景，亦藉酒杯、花瓶或鏡框作襯托，反映角色成雙重影像，角色像是置身於萬花筒之內，顯現着璀璨耀眼的人生。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萬里碧道新津河段

韓江流經廣東、福建至潮州進入三角洲河網區，然後分東、西、北溪在汕頭進入南海，新津河是西溪一條汊河，貫穿整個汕頭市中心城區。我們幾年前在新津河畔置業，並不知新津河與韓江的關係，更不知廣東省有萬里碧道規劃。

元旦後入住新居一段時間，在河畔見到宣傳牌介紹，以及各級河長的姓名、管轄範圍之公示，方得知萬里碧道是為期十年的大工程，主旨是以水為主線，串起全省水域

及林田，打造清水綠岸、魚翔淺底、白鷺成群的生態廊道，總長約為一萬六千公里。

以新津河段為例，碧道建有騎行道和步行道，道旁寬闊休閒區另闢小徑。坐在我家觀景陽台居高俯瞰，魚翔淺底看不到，但成群白鷺在銀光閃爍的河面玩耍是很好看的。

那日去按摩，與一位小哥攀談：「職業造成勞損？」「不是，昨沿碧道從東海岸騎車去潮州，路

紅塵記事 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可公子哥總有公子的脾氣，畢業之前，又是一個擲串酒後的夜晚，他叨着一根煙，攙着我肩膀，「兄弟，我認識了一個網友，我感覺跟她蠻合拍，實在不好意思，就不跟你做室友了，之後咱們香港再聚。」

工作多年，我似乎意識到，有些人相聚就是為了分離。自從來港之後，我跟他就只剩下朋友圈的聯繫，微信聊天紀錄也停留在了多年之前。看他朋友圈，他似乎與網友並未長久，畢業之後，他回到了家鄉的小城市，逐漸發福，逐漸「社會」，似乎也不再會出現在我的世界裏。

說出了「我也要去香港讀書」時，我心中是欣喜而雀躍的。畢竟能在香港與大學同學共同奮鬥，足以令人期待。那時我們也早早約好，去到香港要一起做室友。

最近短視頻平台頗流行的是「回訪」，最出名的話題莫過於「那些高考考得最好的人，如今活得怎樣」，視頻作者是一位來自東北的重點高中十年前的畢業生，恰巧與我年齡相仿。他的同學有高考狀元，也有大網紅，這些優秀的畢業生大多成功地「殺出」了小城市，來到北上廣深，過着行業不同，卻大多「社畜」的生活。轉眼我來港也已經多年，當年一起來香港「漂着」的同學如今過得又怎樣？順着記憶思緒，我第一個想到的，是許久未聯繫的T同學。

T同學是我大學的朋友，文科專業的男生本就鳳毛麟角，從南方來到北方城市讀書的更是少之又少，在大學時候，T同學曾經也是擲串喝酒打球的「好基友」。他在大學的人設一直是多金的「花花公子」，十多年前，當他在一次網吧熬夜之後，隨口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 逢周二見報



一個在應該讓步時從來不肯讓步的人，並非是強者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神遊哈爾濱

白雪皚皚的冬天如果放在往年，必然是北方人大舉「南遷」，全國上下或只有三亞，稱得上是這個季節的寵兒。可當一個嶄新的二〇二四年到來，人們的旅遊方式也在一種「神秘力量」的驅動之下，逆向回流，曾被避之不及的東北雪鄉以猝不及防的姿態搶佔頭條，老牌城市哈爾濱光是元旦假期就憑藉旅遊狂攬五十九個億，打響了新年「富貴」的「第一槍」。

默默無聞的北方城市意外成為「頂流」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，去年的淄博、瀋陽，今年的哈爾濱，天南海北的人熱情越來越高，路線也越來越靠北。但若說偶然中定暗含必然，也有據可循。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，曾不顧一切撲身出去的人們，如今都想回家看看，而那些被遺忘、兀自站在原地的同伴們，也成了最不能割捨的存在。從近幾年的影視作品中就能看出，凡是題材跟「東北」沾邊，就會引發一波「情懷殺」。你和我開始重新思考，不再對那些「慢節奏」的人面帶嫌棄，而是停下來，細細品味樸實和真誠的力量。

帶着重工業城市的浪漫底色，哈爾濱的一切都飽滿而高亢。南方人來到這裏，會一下子被剔透的冰雪、豪放的靈魂，以及巨大的菜量所震撼。北方沒有劇本，走到哪裏都是新的展開，去秋林來一杯現打的格瓦斯，在聖索非亞大教堂前啣一根馬迭爾冰棍，到東北虎林園「朝聖」一批批的百獸之王……就連澆上滿滿肉燥滷汁的豆腐腦，都會讓人在大呼「背刺」之餘，享受到鹹口的奇妙樂趣。

驚嘆的同時也會發現，這座城市並不是原地踏步，它在以自己的方式成長、進步。就像西餐廳裏異軍突起的「凍梨咖啡」，想出場時，自然能贏得所有目光。在時間的軌跡上，有些人走得很快，但太匆忙；有些人慢了，卻輕巧淡定、自得其樂。

衣尚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